

炼妖师

柳三笑

著

三尺青锋，尽炼世间妖魔
一身肝胆，谨守正道天心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炼妖师

柳三笑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炼妖师 / 柳三笑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201-11838-3

I . ①炼… II . ①柳…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1607 号

炼妖师

LIAN YAO SH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刘子伯

装帧设计 鱼京山鸟

制版印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 | |
|-------------------|--------------------|
| 001 / 楔子 | 047 / 第九章
非人非尸 |
| 004 / 第一章
古刹遇妖 | 051 / 第十章
戏分高下 |
| 011 / 第二章
御剑少年 | 056 / 第十一章
七圣道法 |
| 016 / 第三章
符箓真火 | 060 / 第十二章
缩地成寸 |
| 023 / 第四章
临江戏社 | 064 / 第十三章
恶斗虫师 |
| 030 / 第五章
引虫聚兽 | 068 / 第十四章
九宫迷蝶 |
| 034 / 第六章
画中幻戏 | 073 / 第十五章
七圣驭尸 |
| 039 / 第七章
杀人复活 | 078 / 第十六章
斗法古刹 |
| 043 / 第八章
神秘怪尸 | 082 / 第十七章
规避七真 |

086 / 第十八章
画中乾坤

090 / 第十九章
乾坤宝卷

092 / 第二十章
火精入体

097 / 第二十一章
收服火精

102 / 第二十二章
七圣幻术

108 / 第二十三章
守宫丹法

113 / 第二十四章
诡异纸人

119 / 第二十五章
百变纸兽

123 / 第二十六章
云机门徒

126 / 第二十七章
金甲阵法

130 / 第二十八章
饕餮神丹

135 / 第二十九章
六甲御雷

140 / 第三十章
风云百戏

145 / 第三十一章
柳风社主

153 / 第三十二章
苍帝青灵

157 / 第三十三章
南宫少羽

161 / 第三十四章
九柳龟甲

165 / 第三十五章
朱雀相柳

170 / 第三十六章
九宫八卦

175 / 第三十七章
五行转换

179 / 第三十八章
剑宗少商

184 / 第三十九章
纸蝶引路

188 / 第四十章
入门三关

191 / 第四十一章
钵中化莲

198 / 第四十二章
墨鸦辨真

203 / 第四十三章
去伪存真

208 / 第四十四章
阴阳双塔

213 / 第四十五章
阴阳墨客

218 / 第四十六章
五郎破阵

223 / 第四十七章
翻山倒岳

228 / 第四十八章
恶战在即

232 / 第四十九章
恶斗圣尸

237 / 第五十章
青木夺灵

242 / 第五十一章
画中螭龙

247 / 第五十二章
冰海恶龙

252 / 第五十三章
破幻而出

257 / 第五十四章
四相天威

262 / 第五十五章
幻境归真

267 / 第五十六章
万法辨真

272 / 第五十七章
往事如潮

277 / 第五十八章
再遇柳风

282 / 第五十九章
疾风骤雨

286 / 第六十章
混元初开

290 / 第六十一章
大泽龙蛇

295 / 第六十二章
巧破傀儡

299 / 第六十三章
言语冲突

304 / 第六十四章
小仙拜师

308 / 第六十五章
紫霞送君

311 / 第六十六章
神君邀宴

317 / 第六十七章
尸道神君

323 / 第六十八章
青蟾辟兵

328 / 第六十九章
黑血幡阵

333 / 第七十章
幽黎神剑

338 / 第七十一章
无双烈焱

343 / 第七十二章
海宗神剑

楔子

崇泰年间，位于九州大陆的祁国，已然快要被妖术湮灭了。

祁国的皇帝最喜修道人士，各色妖道借机活跃于庙堂之中，弄得天下乾坤大乱、阴阳难定。

有一戏妖人名赵归真，自称以妖戏入道，天下独有。

在皇帝寿宴天宁节上，他敬献了一场奇门幻术龙虎斗。赵归真先在铜炉内点燃迷香，利用夜色中的水雾，将寿宴举办地点集英殿变成一片汪洋大海。明月映照下，集英殿内清光一片，而后层层雾海开始流转，水波肆意奔腾，水雾之中竟然幻化出青龙白虎两大神兽，一龙一虎在海上厮杀正酣，叫百官看得两股战战，胆战惊心。

过几日，朝中重臣准备监兵出征，却不巧皇宫内太一宫突然失火，此时恰巧是冬季，城内河水冻结成冰，水源严重不足，眼看火势越烧越旺，整个皇城都要毁于一旦。赵归真凌空御纸而现，如同仙人下凡。他先命令一群书画戏师在天幕上泼洒浓墨，描绘出滔滔江河，水墨江河凌空而出，奔腾咆哮，如同长江黄河落在了皇城之上，蔚为壮观。

他接着又命招禽御兽戏师念起凤引百鸟口诀，鼓动万千鸟禽前来相助。冬令之时，京都地带本没有太多鸟雀，但不想咒法刚刚念完，四面八方就涌来无数乌鸦雀鸟，一群群遮天蔽日，漫天飞舞。这些雀鸟一只只蘸天际的江水而飞，纷纷抖动双翼，太一宫上如同暴雨倾盆而下，不过半个时辰，便扑灭了大火。

宫殿烧毁，亟待重建。

皇帝急得焦头烂额，赵归真再献策道：“重建太一，何须陛下操心，贫道略施小计就能完好如初。”

说罢，他叫人拿来一张素白的宣纸，用笔墨在纸上重画了太一宫殿，宫殿巍峨，梁柱毕现，而后赵归真以薄薄宣纸为界，轻抚双袖，不过眨眼之间，画像与烧毁的宫殿顷刻间互换，太一宫又崭新如初，不见一丝一毫破损。

野史上记载，此为妖道赵归真三戏天子，其一雾中龙虎斗，曰以假乱真；其二引禽扑火，曰无中生有；其三重建太一，曰颠倒阴阳。

这三戏虽说是戏，却也是叫所有见过的人震惊不已，世间道法万千，这等虚实实的法术着实少见，皇帝眼见有此能人，心生欢喜，连声赞叹道：“归真之法，天下无双，却不知是出自哪一门哪一派？”

赵归真颌首笑道：“贫道所修乃是戏法之道，又称云机之法，却不在当今玄空八门之列。”

赵归真所说的玄空八门正是当今道术中的符箓、丹鼎、御剑、驭灵、驱鬼、驭尸、入魔、化妖这八个门派，自古道本同宗出，术却分万千种，唯有这八门修炼者人数最多，也最被人们熟知，年深岁久便成了玄门之中的八个主要门派，并称玄空八门。

皇帝奇道：“云机术法？这个朕可是从未听过，还请真人细细道来。”

赵归真抚了抚袖子，半空中云雾缭绕，渐渐浮现许多字眼，他朗声道：“这世间有修真入道，亦有修假入道，亦有修妖得正果，而我这云机社，最擅戏法之术，所谓戏法，便是以假入道，以虚妄见真章，至今传世共有七法，人称云机七圣法。”

这七种法术分别是：

其一曰通灵法，通灵解意，引禽聚兽。

其二曰藏掖法，瞒天过海，藏形匿影。

其三曰障眼法，招云取月，颠阴倒阳。

其四曰五行法，饮雪吐焰，点石成金。

其五曰搬运法，缩地成寸，移山倒海。

其六曰异生法，无中生有，再造乾坤。

其七曰迷幻法，嫁梦迷魂，掌控五神。

这七法犹如天上流云苍苍，可远观而不可近瞧，又如万千浮光变幻，能辨别却不能捉摸，亦真亦假，亦假亦真，便是此中奥妙。

戏法之妙，本就在虚实难辨。

皇帝一心求道，最爱玄术，一喜之下，便将云机社列入天下玄术九道之列，

更欲加封赵归真为国师。

至此，天下妖法大兴，云机社更摇身一变为天下所有戏法师甚至是邪派修道人士梦寐以求的至高门派，而赵归真更是被称为天下第一妖道。

眼看云机社便要一跃成道门第一大派，只是世间之事历来祸福相倚，聚散难料，这云机社名声大盛后，不过一夜之间突然所有妖戏师全都消失不见，道门中再也没有人见过赵归真的真容，是为天下一大谜团。

传言纷沓而来，有人说云机社的消逝与一股突然出现的神秘灵力有关，赵归真正是因追逐这股灵力才出现的，也有人说，赵归真乃是四海之中的蜃妖转世，这海市蜃楼一样的幻术自然是世间第一，无人可破，只不过蜃楼每过百年便要自毁肉身，好比凤凰涅槃，在自灭中寻求更大的精进，所以这赵归真并非消失了，而是潜伏修炼，意欲收服正邪八门，成为天下第一。

不过传言终究是传言，正道四门自然也不会承认这一说法，这其中的真相似乎已经永远湮没在人世间滚动的潮海之中，只是云机虽然消逝，妖戏已然湮灭，但这世间正邪之争，妖魔之变却是越发的激烈了。

第一章

古刹遇妖

临江城郊崇阳岭，险峰峻崖，古刹昏鸦。

这崇阳岭虽陡峭却不高，又被临近的天目岭所遮蔽，日光难至，常年阴暗晦涩，阴气繁盛，故曰崇阳二字。

残阳之中，两棵遒劲的老红松下走来两个人影。看穿着打扮，是两名道士，一老一少，年长的约莫四十余岁，身着青色道袍，挽着发髻，身形精瘦矍铄，双目尤其精光熠熠；年少的约莫十六七岁，生得面色黝黑，虽然不算俊美，但圆头圆脑、浓眉虎目，也有几分凛然正气。

这二人一前一后来到古寺门口。

“西普寺？荒了好多年了吧？”这少年名叫赵五郎，他抬头望了望庙门上结满蜘蛛网的牌匾道。

年长的道人叫葛云生，原先是符篆门下的一名道士，十五年前，他突然叛出师门，开始四处流浪以捉妖为生，而后又在洛水河边收了这个徒弟。

一个天资平平，不怎么争气，但又不得不收的徒弟。

“师父，我看今天就在这儿过夜吧。”赵五郎一把推开寺院大门，木门咯吱一声，掉落一把灰尘。

赵五郎拍了拍自己头上身上的灰尘，又呸了几口，乌溜溜的眼珠子往里瞧了瞧。这古寺不算太大，过了天王殿对面就是大雄宝殿，左偏殿是僧人寝房，右偏殿是一个姻缘抽签堂，姻缘堂外还种了一棵祈福榕树，生得枝繁叶茂。

院子里乱糟糟的，还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真是一片荒凉！

赵五郎蹦到院子中，朝大雄宝殿内恭恭敬敬道：“佛道本一家，借贵宝地一宿，佛主莫怪哈！”

葛云生在背后道：“别叫了，这破地方有僧人也早饿死了，快去打扫个地方，让师父歇歇。”

赵五郎得了令，就准备去推开大雄宝殿的大门，葛云生立即喝道：“嗯，那

地方最好别动，不适合我们，我们就住这左边的寝房吧。”

赵五郎瞧了瞧大雄宝殿，雕花镂空木门内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也不知道里头装了什么，嘴巴忍不住嘟囔道：“不就是摆了几个佛像嘛，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师父，你就是太讲究了。”

他话虽这么说，但还是忍不住好奇，趁着葛云生不注意，整个人像壁虎一样趴在木门上往里使劲看去，这里头除了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塑像外，再无其他东西。

只是隐隐约约有一丝腐臭的味道传来。

古寺荒废多年，附近常有野兔、老鼠等小动物跑来，难免有死在寺庙中的，有这等怪味也不足为奇。

赵五郎大失所望，“以为能有个什么妖怪呢！这可是十多天没开张了！”

他刚说完这话，大雄宝殿内传来一声轻微的噼啪之声，似有什么东西裂开了。这少年还是有些警觉，他又回头看了几眼，却见这大殿内乌黑一片，并没有其他东西。

“或许是老鼠吧。”他自言自语道。

“赵五郎，烧水了没有？师父要渴死了！”葛云生大叫道。

“好的，葛大爷，小的这就来啦！”赵五郎急忙应了一声，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他麻利地收拾出一间僧人寝房，又出门捡了点柴火，再拿两张黄底黑字的纸符往火苗上支起来，念道：“中存北斗，内映三台，借月之华，得无根水，急急如律令！”

一团团水雾凝结成一颗大水珠悬空在火焰上，两张纸符就像隔绝的容器一样，让这大水珠高悬不落，不一会儿水珠受热，咕嘟嘟地冒起泡来，只是这气泡围绕在水珠周围也不扩散，煞是奇异。

赵五郎用树叶接了点水，吹冷了递给葛云生，道：“师父，喝水！”

葛云生有点满意道：“嗯，这御水的感觉慢慢找到了，下面我再看看你御火怎么样，师父饿了，方才进门前，我看那老松树上有一只褐鹰，长得十分讨嫌，给我弄下来，我要蜜烤九成熟！”

褐鹰属于鹰隼的一类，体型小，飞行速度极快，常人根本抓不住这飞禽。

赵五郎哦了一声，拍拍屁股就出了门，他站在树下抬头一望，果然有一只褐色的老鹰站在离地三丈高的树枝上，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这褐鹰一看到赵五郎出来，就立马盯住他，眼神里满是机警。

赵五郎笑道：“小畜生，自己快快下来，省得道爷我拿火符轰你，烧焦了可就不好吃了！”他话这么说着，右手却在背后小心翼翼地捏紧了一张黄符，这黄符上画的是红色的朱砂云篆经文。

这正是符箓门五行符箓中的烈火符。

符箓道术顾名思义，便是御使符箓控制自身内力以及天地之间的灵力来降妖伏魔，俗话说万道之中，符箓为尊，这法门自然是道法之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只是符箓讲究天资，历来难练，所以同样一张纸符，施展出来功力强弱常常会相差十万八千里。

赵五郎眼神一凝，突然右手一抖，手中的符箓就甩了出去，与此同时，口中快速念道：“神通浩浩，火符开道，火轮神将速降神火，急急如律令！”

黄符在空中飞了一阵，终于剧烈燃烧，化作一团炙热的火焰朝褐鹰击打了过去，只是这咒语终究是念得时间太长了，褐鹰一见有异样，早已振翅高飞，轻松地躲过了赵五郎的烈火术。

“啊！跑了？”赵五郎叫道。

“就你这施法念咒的速度，十头母猪都跑脱了，别说褐鹰了！”门口的葛云生哼道，“就知道你靠不住，还是吃干粮吧。”

赵五郎不甘心道：“师父，我再去试试吧，一定给你打回来。”

葛云生打了个哈欠道：“不必了，褐鹰肉腥，不吃也罢，况且今天走一天了，为师也累了，随便吃点就早点睡吧。”

说着，他便背着手往偏房走去。

赵五郎望了望远方只剩下一个黑点的鹰隼，颇为失落地叹了口气。

夜色沉沉，明月高悬。

西普寺偏殿内，宽大的床榻上，赵五郎睡得呼哧呼哧，他一会儿滚过来一会儿又滚过去，嘴巴还吧唧个不停，似乎在梦里他终于逮住了那只狡猾的褐鹰，将它生生地拔了毛，洗干净了，抹上盐巴涂上蜂蜜，用松枝烤得焦香四溢。

他心想，这鹰肉又嫩又香，哪里腥了，明明是师父不会做。

忽然，一阵冷风吹过，赵五郎打了个寒战惊醒了过来。

他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自己睡觉的寝房大门开了，夜风灌入，破烂的木门咯吱咯吱作响，听得人汗毛直立。

“搞什么鬼？”赵五郎哼了一声，迷迷糊糊道，“明明睡前关了门啊，哎呀，算了，睡得正香呢，刚好透下气。”

他翻了一个身，又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又过了一阵，门口闪过几个人影，这些人影不过四尺高，背后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躲在寝房的窗户下，叽叽喳喳地低声讨论着：“这道士可是真能睡，跟猪一样啊，都把门吹开了，他还没发现，自己翻个身又睡了。”

另一个人影道：“可不是，这人心眼可是真大啊！就这样也能睡！”

第三个人影道：“别这么说，说不定这个道士还真的有些道行呢，不然敢这么大大咧咧地在西普寺里睡大觉？”

“不管了，赶紧把他赶走，不然织罗夫人醒了，就糟糕了！”三人张牙舞爪又意欲吓醒赵五郎，但他们刚一靠近，却发现床上空荡荡的。

赵五郎不见了！

“那道士呢？”三个人面面相觑。

噗的一声！

背后火光闪起，三人急忙回头一看，正是赵五郎，他捏了个纸符，化作一枚火焰飘在手中。

三个人尖叫起来。

“你们是谁？想干吗啊？”赵五郎问道。

“我们……”三个人慌了神色，齐声道，“我们是路过的！”

“对，我们是路过的！嘻嘻！”

火光映照下，赵五郎终于看清了这三个人的样貌，个头不足四尺，生得尖嘴细眼，模样有些像七八岁的孩童，但须发俱白，皮肤皱皱巴巴，看起来老态龙钟，还颇有几分猥琐滑稽。

赵五郎撇了撇嘴巴，嘟囔道：“怎么还有长这么老的小孩子啊，这么小就长胡子了……”

其中一个人立马就捂住自己的胡须，巴着脸道：“对，对，对，我们都是小孩呢！嘻嘻！小孩子都不懂事的。”

赵五郎又瞧了这几个人一眼，终于清醒了一些，一竖眉毛，喝道：“放屁，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老鼠精！”他指了指那三个人背后小臂粗细的白毛尾巴，道，“我师父说了，老鼠百年成精，会全身皆白，不过想要化出人形非要三百年的道

行不可，看来你们的道行不过百年，说，这肉身哪里来的？”

“是不是偷了新埋小儿的尸身，驭灵夺舍？”不等回答，赵五郎当先怒喝道。

三个鼠精吓得面色更白，三寸长的老鼠须抖个不停。

其中一只黑衣鼠精壮着胆子道：“小道士，你别管我们是不是偷了死人的身子，我劝你还是赶快走吧，这西普寺不是你这种道行的人能来的。”

“嗯？这里有妖怪？”赵五郎嗅了嗅，眯着眼问道，口气之中还带着些许兴奋。

“有！还是大妖怪！”一只白衣老鼠精低着头声音道。

“没有！别听他瞎说！”另一只灰衣老鼠精摇头道，“你呀，赶快走就是了！”

赵五郎一拧眉毛，道：“呸！我看你们就是妖精！识相的自己脱窍而去，不然道爷教你这三只死老鼠好看！”

赵五郎翻出三张黄符，捏了个诀，喝道：“天帝释章，佩戴天罡。神符一出，万妖藏伏。敕奉天帝号令，急急如律令！”

这是天罡镇妖咒法，是符箓六术中的辟邪破秽法门。

这符箓门共有六门术法，分别是辟邪破秽、请神驱鬼、定神控形、气御五行、扭转阴阳、破坛灭道。赵五郎修为尚浅，还只会一些初级的符箓术法。但就是这初级术法，也叫这三只鼠精吓得脸色大变，忙不迭地大叫起来：“小道长，讲道理别冲动，你且慢！且慢！有话好商量，我们真的不是骗你，而是想救你。”

这话刚说完，忽然就听院子里传来一阵清脆的琴声，一个女子的声音冷幽幽地传了过来：“小相公，你来了！”整个院子里似乎有哗哗剥剥的声音传来，好像屋外要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只鼠精一听这声音，神色大骇：“糟了，来不及了，我们赶快走。”

三人身子一抖，就像脱了衣服一样卸下肉身，化作三道白光往门外跑去。

这白光刚闪到天王殿门口，厚重的朱漆大门嘭的一声突然就合上了。三团光芒嘭嘭嘭地撞在木门上，一只只滚了下来，正是三头黄狗大小的白老鼠。

这三只老鼠刚要跳起来从另外一个破洞逃出，就见庙门上掉下了几张蜘蛛网，一把将它们团团黏住，三只老鼠越挣扎裹得越紧，很快就裹得像三只巨大的蚕蛹一样。

赵五郎顾不得看这三只老鼠，他跳出寝房，朝院中瞧去，却见院子里情景与白天看到的大不一样，这古寺院落变成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庭院，白墙粉刷如新，琉璃灿烂流光，更有几株石榴盛放，团团红花如火。

这院中处处张灯结彩，红色的绸缎挂在柱子上缓缓飘动，不少人影匆匆忙忙抬着彩礼来回走动。

这显然是有人在成亲。

赵五郎赶紧揉了揉眼睛，道：“怎么会这样？完全变了！我这是在做梦吗？”

一位慈祥的老者站在正房门口，朝赵五郎招手道：“吉时已到，新郎官快快进去吧。莫要误了时辰。”

“我是新郎官？”赵五郎愣了一下，他只觉得自己双腿如灌了铅一般，动也动不了。

咯咯咯……

屋内传来一阵女子幽幽的笑声。

“小相公，为什么不进来啊，快来呀，可别错过了吉时呀！”

房门无风自开，房间内是红色的床榻桌椅、被褥帐幔，一女子身着凤冠霞帔端坐在雕花床头，一对红烛在案台上静静燃烧，发出淡淡的幽香。

赵五郎双眼无神，浑身不由自主地朝新娘子走去。

新娘子又咯咯咯地娇笑道：“小相公，快来掀开我的盖头啊！奴家都等你好久了。”

赵五郎伸手去掀开新娘子的红盖头，这红盖头下是一个容颜颇为俏丽的女子，柳眉杏眼，皮肤白得像月下的白瓷，她低头盈盈一笑，容颜越加明艳，赵五郎多看两眼，心神更加迷离，甚至有几分难以自持。

正当赵五郎痴迷时，这妇人忽然容颜大变，她张开嘴巴，整个下顎似是脱臼了一般，樱桃小嘴猛地张开成蛇口状，露出白森森的尖牙利齿。

吡！

这猩红巨口大得可以吞下赵五郎的脑袋，整个场面突变，再无半点新婚的喜庆，反而变得诡异至极，眼看这妇人一口便要咬下，忽然听得一声清喝在耳畔响起：“妖孽休要作祟！监兵听令，斩！”

一道金光飞了过来，击碎了什么东西。

“啊！”赵五郎猛地惊醒过来，浑身激出冷汗，浑身激出冷汗，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眼前光影翻转而过，哪里还有什么红灯彩缎、香床暖帐，依旧是荒山古刹杂草院落，半个破碎的金刚雕塑斜斜瘫倒在自己面前，怒目而视，嘴角却上扬着，似乎在嘲笑他道心不坚，竟被邪祟所迷惑。

赵五郎急忙爬了起来，只见一个黑衣黑裙的妇人站在大雄宝殿下，她满脸愠色，手中一面银白色的小圆镜，已被劈成两半。

女子冲着屋顶怒问道：“又是哪来的野小子，敢砸破我的摄魂镜！”